

新民晚报

前些天，晚报夜光杯整版刊登陈馨女士回忆父亲陈从周的佳作《园林昆曲姐妹行》。文章从多个角度讲述其父对园曲关系的解悟、为昆曲事业鼓与呼的故事，表现其父对昆曲极其深厚的感情。读后令我心潮澎湃，由此想起许多往事。

文中提到其父写《希望昆曲去海盐》，提及“前些时候上海昆剧团到浙江金华一带演出，在武义一县几乎万人空巷。因为该地方亦是一个昆剧发达的老区，至今还有很多昆曲迷”。这“几乎万人空巷”看戏的情景就发生在我的家乡武义县桃溪镇陶村。

我的家乡陶村（镇所在地），人口超千户。清末，徐凤鹜先生从兰溪到陶村做药材生意，是个昆曲迷，祖上与戏剧家李渔交厚。宣统年间（1909年），他领头建了一个昆曲坐唱班——“儒琴堂”。后来学戏演唱，道白带有“金华腔”，组建剧团。1958年到苏州参加全国戏剧大会演获得大奖。

1984年3月17日，上海昆剧团到达桃溪。陈从周教授告诉他们：“不到延福寺，就是没有到过桃溪。”于是先参观延福寺，在寺里与老艺人交流心得，切磋技艺。随后，在陶村演出《悔嫁痴梦》《挡马》和《时迁盗甲》等折子戏和一个正本。上海昆剧团到陶村演出的喜讯迅速传遍全县，爱好昆曲的戏迷从四面八方涌来，人山人海。临别时，老艺人送给上昆好多老剧本和曲谱。

陈先生说：“我和风景、园林、昆曲、书画、古建筑等都是缘。”的确，陈老和桃溪的古建筑——延福寺有深厚的缘分，上世纪50至80年代，三次到陶村勘查、考察、检查

千里曲缘一寺牵

陶振扬

指导，陪同外宾参观。

延福寺始建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名福田寺，宋代扩建改名为延福寺，历遭劫难，屡建屡毁，大殿独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沦为蚕室猪舍。

“1963年秋，朱先生与我同去武义检查延福寺元代大殿修理工程回来，我住在华侨饭店，比邻是丰子恺先生”（见《书带集·杭绍行脚》），这是陈老第三次去延福寺回来的回忆。是年10月，写下《浙江武义延福寺元构大殿》发表在国家权威刊物《文物》杂志上。

不从此，沉寂千年的古寺闻名中外。我上陈老家拜访，他每每提起延福寺和昆曲。在他之前，193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曾来考察，把它载入《中国建筑史》“元代实物”之中，未有专著详述。延福寺古朴壮美，切磋技艺。随后，在陶村演出《悔嫁痴梦》《挡马》和《时迁盗甲》等折子戏和一个正本。上海昆剧团到陶村演出的喜讯迅速传遍全县，爱好昆曲的戏迷从四面八方涌来，人山人海。临别时，老艺人送给上昆好多老剧本和曲谱。

龙。山环水绕，鸟语流泉，饶有情趣。正如先生客厅的对联：“山水外极少乐趣，天地间尽显真情”。

寺门右边是步道，香客进出之道，有“禅房花木深”的意境。步道连着馒头山岭，俯瞰古桥横跨在五柳溪上（陶渊明后裔居住地，故名五柳溪），古樟如巨伞旁斜横逸。此桥为“镇澜桥”。一年四季景色清明，春观山花从丛，夏享凉风习习，秋赏明月皎皎，冬望白雪皑皑。桥下鱼跃浪飞，天光云影共徘徊。梁思成、林徽因曾在此桥摄影留念。

1980年9月，陈老陪同日本学者关口欣也博士到延福寺考察，谈笑风生，诗兴大发，连赋三诗，从重访、别离，到题壁，每首诗都情真意切，从第一首诗可以看出他对延福寺感情很深，像老情人相见，流连忘返，归程迟迟，大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延福送我情”之慨。第三首是“半生湖海任东西，老健未甘与世迷。准备廿年尘事了，一经一笔上桃溪。”抒发了诗人老骥伏枥，再干二十年，然后意欲到桃溪颐养天年。

一个大名鼎鼎的园林专家，“半生湖海，踏遍名园”，怎么对野山古寺情有独钟呢？其实并不意外！首先，延福寺的坎坷命运和他的苦难身世共鸣，有惻隐之心，这与他的晚年“以园为家，以曲托命”的思想感情一致。其次，他素喜浙江山水，曾将浙江山水比作名画。恰



好延福寺周边环境十分清和明秀，与他一生以泉石为知己的理念吻合。再次，延福寺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可谓是综合性天然园林，还有陶村昆曲相伴，集景美、情美、曲美于一身，秀韵天成，踏破铁鞋何处觅？

记得陈老1987年7月给我的信中念念不忘“何日重到桃溪，再谒延福寺。我颇念桥头（镇澜桥）一树也！”次年2月，他为日本学者《中国禅宗的发展和南宋五山》所作序中又写道：“最难忘者驱车到武义桃溪，瞻仰延福寺元代正殿……”。

可见，延福寺的分量在陈老心中是很重的。他牵手上昆千里迢迢到桃溪，用意深远，润物无声。希冀上昆优秀演员身临古寺，汲取天地之精华，化作昆曲之彩虹，让心心念念的“昆曲热”在沪浙两地先热起来，使我国园林昆曲两朵文化奇葩竞相媲美，后继有人。这正是：千里曲缘一寺牵，万种情思几人知。

周五工作时，偶遇了一位叫“西尔维娅·阿历克谢”的女士，她的优雅风度和浓重口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在聊天中我便问：“您是俄罗斯人？名字听起来很特别。”她说：“不，这其实是个亚美尼亚姓氏。话说起来就长了，我们家不仅跟俄罗斯有关，还和中国有些渊源呢。”

西尔维娅的这句话，把我熟悉的上海和我完全无知的亚美尼亚神奇地拉近，也把两个陌生人瞬间连接在了一起。

我毕业后工作有几年一直住在南昌路，附近瑞金路口有一家老南昌。当时这些上海本地老字号普遍经营不善，在众多港台烘焙品牌碾压下，门可罗雀，日趋没落。我进去买过一两回，无论卖相还是口味都乏善可陈，就再也没光顾过，更别说探究它的历史渊源了。前几年，淮海路社科院的附近重新开出了“老南昌”旗舰店，不仅店面亮堂，几样招牌经典也很快成了日日排队的网红糕点。

然而，它和西尔维娅以及亚美尼亚有什么关系？

给上海的礼物

曲玉萍

原来，亚美尼亚人一直被视作世界上的“流浪民族”，由于历史上饱受磨难，他们从没停止过在地球各个角落辗转迁徙。上世纪初，西尔维娅的外公还是个孩子时，为躲避纷争和仇恨，随家人从土耳其逃到了当时的俄国；没过几年，俄国爆发内战，只好又收拾细软，举家逃往了荷兰殖民之下的印尼。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那里又成了日军垂涎之地，无奈全家老小只好离开，坐轮船投奔了上海的远房亲戚，其中就有经营“老大昌”西饼店、并兼职亚美尼亚救济会的查卡连兄弟。



边看边聊

我只听说“上海方舟”接纳过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殊不知还有更多人曾在这里得到慰藉。亚美尼亚人擅长酥皮点心，而颠沛流离更让他们的面包和糕点博采众长，融合了各国特色。当时的上海，成为这些苦命人栖居的家，而他们也用

四，拿她没办法。”是她老伴好气又好笑的评语。一次，她逛唐人街的瓷器店，看中一套细瓷薄胎茶具，买了下来。和老板说好，先寄存，让女婿开车来提货。几个星期过去，她在另一家买了同样的一套。女婿接到两家瓷器店的通知，把茶具运回家。她怕女儿发现，挨骂，把一套藏在床底下，和老伴及女婿约好保密。这例子近于极端。然而，她这样操作，无法往纵深开掘。记性超强的人，号称“百科全书”，

『忘性』并非一无可取

刘荒田

老的最大困扰之一，是记忆力衰退。上小学时和同学用端午节的糯米粽粘住了的情节历历在目，对昨天老伴做的晚饭有哪些菜式却捣糨糊。好在，“往事”这包袱被记忆抛弃一部分，这生理规律并非一无是处。

忘性的第一个优点，是创造新鲜感。安宁的日常生活，“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必附带陈旧感。“遗忘”却在不经意间实现删繁就简，从而刷新视野和心理，把“太阳底下无新事”变为“天天有所不同”，上个月已交谈得热火朝天的新朋友，再一次从自我介绍开始结交，对方如提醒，便以哈哈哈哈搪塞。

第二个优点是创造心境的和谐。人的记忆，天然地向“负面”倾斜。所谓创巨痛深，谁暗地里给你小鞋穿，谁在公众场合让你下不了台，谁背后说你“长得丑”，多少年后忆及，心里还是难受。我的贴邻却相反，快90岁了，年轻时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如今社交活跃，每天邀朋友去喝咖啡，日子充满鲜活的趣味。“丢三落

不住不好的。”以上两点，都是常识。第三点值得琢磨——忘性有助于思考。

尼采说：“许多人当不成思想家，只因为记忆力太好。”为何“记性”与“思考力”相克呢？前者和叔本华所称的“读书”类似——“我们的头脑实际上成了他人思绪驰骋的运动场。”回忆这一思维活动，胶着于复述、再现，和读书一样，并不需要创造性思考。用力点仅在于失真与否，哪怕巨细无遗，也是平面操作，无法往纵深开掘。记性超强的人，号称“百科全

勤劳和手艺，为老上海带来了新鲜的异国风味。

老大昌当年便是沪上著名打卡地，很多电影都以它取过景。后来被易手，解放后公私合营扩大了经营范围和品种，先后改名为“井冈山食品厂”“红卫食品厂”。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恢复了原名“老大昌食品厂”，并随上海的经济发展，经历沉沉浮浮。

“我从小到大都认为西番尼、泡芙、拿破仑、蝴蝶酥、哈斗、咖喱角、杏仁排、搅奶油……这些东西，就是传统的老上海点心，而且老大昌也是上海的百年老字号。”

“很高兴上海人能这样认为。亚美尼亚人浪迹四海，所到之处皆是家。我们可能是俄罗斯人、印尼人，也可能是法国人、荷兰人……食物没有国界，这便是我们带给上海的礼物。”

当你下次走进淮海路上的“老大昌”，要上一份网红点心，千万不要忘了这是来自远方的礼物；记住这座城市如何以包容之心接纳过那些风尘仆仆的人，又如何用开明和大气接受新鲜事物，令其成为自己深厚文化的一部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书”“活字典”，工具书而已，独立思考退居幕后。

睿智的哲人从来斤斤计较于“记住”多少，而在于信息的综合、消化、提炼、升华。与终极关怀相联的精神产品，记忆充其量为它提供铺垫、论据、线索，但其主干，其灵魂，只能由思考建构。

我的老友就是例子。他藏书之多，唐人街任何书店都比不上。博闻强记，同辈无不敬服。他中年时发表一篇写读书的散文，两千多字，先引贝娄的处女作《摇来晃去的女人》，次引同一作者的《只争朝夕》。然后，转身向母土，远取自经典诗人，杜甫、陶渊明、陆游，有关以读书养生、解闷的诗句信手拈来；近取自好友的隽永之作。在后部分，复引英国散文家兰姆，从《读书漫谈》中宣示的读书礼仪转到《伊利亚随笔》，佐以瓦格纳的乐剧《唐豪瑟》。以先贤诗句“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愈”终篇，书袋掉得何等从容！我读他的作品，激赏之余，总对他

说：“只恨其少，何不多写？”他不止一次向我袒露难处：被书害了，人家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却有许多“鬼”拦路。写完一段，自以为为不为之得意一段，多看几遍，咦，为何似曾相识？可能引自某一家某一本书某一页。心里不踏实，爬梯子到书架顶层，把书抽出，找相关内容，加以对照。如果没抄还好，真的抄了，别想安生，把稿纸撕烂，生自己的气，一天就这样赔掉了。

“一个人记性超强却无学识，如有一块石头和一根纺锤，独缺一根可旋转的棍子。”乔治·赫伯特如是说。



那天，我们在兴化黄绿相间的田野里穿梭，黄昏时，到达了缸顾垛田，外圈。本来是想趁这个游人减少的时段，去亲近一下密集的垛田，不料一到外围就堵了车。于是，便选择用无人机空中俯瞰。

与垛田菜花的第一个照面，竟是隔空相望。蓝色的水面、金黄的垛田，水成行，地也成行。随着无人机不断升高，摇曳的金黄变成了窄窄的色板，成行的水面变成了小沟，垛田以越来越大的气势铺展在画面里。

对着屏幕里的垛田仔细分析，垛田除了呈现各种长方形外，还有些许不规则的形状，它们与水面犬牙交错，唇齿相依，在大地上勾画出了奇特的“地书”。这

些“地书”，从单体看，像英文字母；从局部看，像方块字；从整体看，像一幅偌大的书法作品。而且，这“书法”还是彩色的，变幻的彩色。所谓变幻，有两种维度。一是指数以千计的

垛田菜花香

徐渭明

大小垛田的色彩。垛田上的菜花，绝对不是相同的金黄。由于地力、位置、种子的不同，每片垛田上的油菜花长势稍有差异，色彩自然也稍有差异，黄绿比例呈现了持续的变量。还有，部分垛田种植的不是油菜，部分垛田已被平整，土壤墒情各异，于是，它们呈现的色彩便更多样。另一种是指夕阳造就的色泽变化。在不断西斜的光线里，垛田的立体感越来越强，水面的蓝色比例越来越大。夕阳在我意犹未尽的飞行里沉落。

七夕会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朝于谦的这首《石灰吟》，吟咏了石灰的何等崇高的精神呢？

我想从石灰经得起四个“千X万Y”的考验这一点加以概括。第一关是开采时的“千锤万凿”。在群山中层层叠叠的石灰岩上，采石工人把大小不一的岩块锤击开凿下来，然后便是让它们在第一关“千跌万撞”地走出深山。我曾在我的故乡余姚四明山上目睹深山里毛竹经过电锯离根以后的出山过程：让它们在山谷里顺着山势滑下来，偶有搁住处，人工用撬杠点拨，让它们继续下滑，直到有小路可通二轮板车处，把毛竹装上，好在离地面已不远了。由此推想，大大小小的石灰岩石也可在跌跌撞撞中沿山谷滚滑下来，在山脚下装车开走，送进窑厂。第三关便是煅烧：把石灰岩放在通风的石灰窑里，燃烧至900摄氏度以上。经过这



征途多艰难 清白留人间

张大文

便变成石灰，即可投入使用。

以上所述，是炼成石灰的品质与精神的整个流程。从开采、运输、煅烧、制成直到应用，它由巨石凿为粉末，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装入千箱万袋，传送千村万落，施惠千家万户。显然，石灰的这种品格是会使人竞相仿效的。无怪作者写诗浑然以借喻的修辞手法出之，顺便回答了另一个问题即石灰的品质与精神何以能够炼成——原来石灰的初心就定格在要留清白于人间这一点上。这样，它便能经受住一关难于一关的考验，锻炼成一关强于一关的意志，一关广于一关的胸怀，一关纯于一关的气质，一关高于一关的境界。

“千焚万烧”，便制成大小不等的颗粒状的生石灰。再在使用前冲上冷水，经过一场“千粉万碎”的折腾，

因此，当我们看到辽阔大地上的白墙青瓦有如千军万马在驰骋的时候，不禁有了要把千言万语说给石灰听的冲动……

摄影